

荣获66美国
国家图书奖99

海洋深处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埃塞克斯号”捕鲸船遇难记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楚永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荣获“美国
国家图书奖”

1820年11月20日，在杳无人迹的南太平洋上，从美国南塔开特岛出发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出海不久就遭到鲸鱼的攻击。全船幸存的20名水手，在海洋上漂流了4500英里，遭遇恶劣气候、鲨鱼攻击、断粮等一系列苦难。3个月后只剩下8人。但噩梦并没有终结，饥饿的船员为了求生，不得不分食死去同伴的尸体。在第二年的2月底，当仅剩的幸存者被人救起时，他们还坐在尸骨堆里，吮吸着带血的骨头。这一惨案轰动一时，被称为19世纪的泰坦尼克大劫难。

生还者之一是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他写下了这段惨绝人寰的遭遇。小说家梅尔维尔日后受到这段记录的启发，创作了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极重要位置的经典名作《白鲸》。作家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考证了大量历史资料，在《海洋深处》中忠实地再现了这段恶海惊魂记。内容不仅详尽、忠实，而且极富文学美感，书评家们认为是继《白鲸》之后，又一部伟大的海洋探险之作。

《海洋深处》在发表当年(2000)就荣获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

ISBN 7-5327-2816-1



9 787532 728169 >

定价：15.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荣获“美国
国家图书奖”

海洋深处

IN THE HEART OF THE SEA

“埃塞克斯号”捕鲸船遇难记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 著 楚永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献给梅利莎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

——《圣经·出埃及记》15:7—8

这是捕鲸小艇的末日，滚滚波涛中
大鲸吐出南塔开特的骨头。……
这是浪尖生涯的尾声，
我们如水扬出。
谁人将从贵格无碑的坟场爬起，
与这摧毁船只的海中巨兽共舞。

——罗伯特·洛维尔

《南塔开特的贵格坟场》

2014 09/10/04



前 言

就像一只捕食的巨鸟，捕鲸船懒洋洋地沿着南美洲西海岸航行，蜿蜒越过一片活的油海，此时是 1821 年，太平洋中储藏着取自温暖的血液的油田宝藏，那就是抹香鲸。

捕抹香鲸——地球上最大的齿鲸——并非易事。六个人将从捕鲸船下到小艇中，追击他们的猎物，投射鱼枪击中鲸鱼，然后用鱼叉刺杀，直到鲸鱼被杀死。这六十吨重的巨兽只要尾巴一掠，就会击毁捕鲸小艇，把船员抛进冰冷的海水中，常常是离船几英里远。

接着是繁重的工作，把死鲸制成油：剥鲸皮，割鲸脂，炼成优质油。这些油在工业革命时期点亮了街灯，润滑了机器。在无垠的太平洋中，所有这些捕鲸活动意味着，十九世纪早期的捕鲸者不仅是海上的猎人和产业工人，还是探险者。他们向海洋深处开进，进入航海图上都极少标示、比地球上的一切大陆块合并起来还要大的溟荒之域。

一个多世纪中，地球上的这种采油工业中心是在一个名叫南塔开特的小岛上，此岛离新英格兰地区南部海岸二十四英里。南



塔开特捕鲸人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属于贵格教派^①，一个高度崇尚和平主义的教派，至少在面对人类时如此。他们既有坚定的自制力，又心怀神圣的使命感，这就是赫尔曼·麦尔维尔^②所谓的“彻底的贵格教徒”。

这艘船是南塔开特的“道芬”号捕鲸船，正沿着智利海岸向北航行，三年捕鲸航程刚刚过了几个月。在1821年2月23日的这个早上，瞭望水手发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只小艇，对于外洋航行来说太小的一只小艇，颠簸在滚滚大浪中。三十七岁的船长西姆里·科芬拿着望远镜，惊异地看着这只奇怪的小船。

他很快发觉那是一只捕鲸小艇，首尾同形，大约二十五英尺长，但又是一只他从未见过的捕鲸小艇。船帮大约有半英尺高。两根临时竖起来的桅杆将这只划艇变成了简易的纵帆船。船帆被盐浆得绷硬，已经让太阳晒得发白，显然拉着小艇漂泊了许多里路程。科芬转过身向“道芬”号舵手命令道：“转舵。”

在科芬的指挥下，舵手将船尽可能近地开到那只被遗弃的艇边。尽管船的冲力使他们很快一掠而过，但当船逼近那敞舱的小艇时，瞬间所见的一幕却使船员们终生难忘。

他们第一眼看见的是骨头——人的骨头——散布在小艇横坐板和底板上，捕鲸小艇似乎成了一头残忍的食人兽的海上巢穴。接着他们看见了两个人蜷缩在小艇的两头，皮肤溃烂，眼珠从头颅的空洞中凸出来，髭须上粘着盐和血，正在吮吸着死去的同伴的骨髓。

这两个获救者没有用解脱的笑容迎接搭救者，干渴和饥饿令他们谵妄，说不出话来，反而被惊扰，甚至有些吓坏了。他们只是满怀戒备地紧紧攫住啮啃过头的碎骨头，不肯松手，就像两只落在

① 基督教一支，亦称教友派，举行非正式集会而不做正式教会礼拜仪式，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

② 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作家，《白鲸》的作者。



吨,是一艘很小的船。但是她在南塔开特却被视为是幸运之船,在过去的十五年里,贵格船主们一直把她经营得很好,她定期地两年返航,带回来足够多的油,使他们成了富人。前任船长丹尼尔·罗素因为在四次航行中非常成功,当上了另一艘更大的新船“奥罗拉”号的船长。罗素的升迁使得原来的大副小乔治·波纳德当上了“埃塞克斯”号的船长,原来的舵工(或标枪手)欧文·蔡斯升为大副。另外三名船员被提升为舵工。在尼克尔森看来,“埃塞克斯”号不仅是一艘幸运之船,而且是一艘快乐之船,“总之,是一艘比其他的船更令人向往的船”。

当时的南塔开特像任何一个以航海为业的镇子一样,人们都关注征兆和迹象,甚至比其他地方更过之。七月初,当“埃塞克斯”号正在修理和装备的时候,码头上的人们谈论着一件事:夜空中有彗星出现。

南塔开特人都住平顶屋,几乎每家屋子的盖屋板都刷上了红油漆,或者任日晒雨淋变成灰色,屋顶上建有一个称为阳台的平台。其本来的用途是方便用桶提沙土扑灭烟囱里的火,同时也成了一个绝妙的观景台,用望远镜观看大海,寻找归航的船只。而在夜晚,南塔开特人手中的望远镜经常被用来观察天空。1819年7月,岛上的居民就察看着西北部夜空。贵格商人奥贝德·梅西坚持从他坐落在幸福大街的房屋上作夜间观察,细致地记录下他认为是他生活的岛上“最不寻常的事件”。“从非常长的尾部看,这颗彗星(每个晴天的夜晚都出现)极大,”他记载道,“其向上与太阳差不多成垂直的角度,向东划过,几乎直指北极星。”

彗星出现之初就被解释为一种迹象:将要发生一些非同寻常之事。南塔开特本地没有报纸,而订阅的《新贝德福德信使报》认为:“确实如此,这些奇怪的来访者的出现总是会带来一些惊人的事件。”不过梅西坚持这样的推测:“哲学的推理留给有科学知识的



获救后仅仅九个月就出版了。1960年前后,有人在纽约佩恩扬一家屋子的阁楼里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直到二十年后,时至1980年,当笔记本流落到了南塔开特鲸类专家埃多德·斯塔克普尔的手中时,才发现笔记本最初的所有者托马斯·尼克尔森是“埃塞克斯”号上的勤杂工。晚年的尼克尔森是南塔开特一家供膳宿舍的业主,他的一个顾客,名叫莱昂·刘易斯的职业作家,恳求他写一本关于那次海难的书。尼克尔森就把那个笔记本给了刘易斯,里面就是1876年他叙述的草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易斯一直没有将手稿出版,最终将之送给了一位邻居,邻居临死之时,手稿还在身边。尼克尔森的叙述稿最后于1984年由南塔开特历史学会作为限量发行本出版了。

从文学的角度看,尼克尔森的叙述比不上蔡斯的流畅。手稿显得零散而随意,属于业余作者的作品,然而却是一个处于事发之地的业余作者,鲸击溃“埃塞克斯”号时,他就待在舵旁。十四岁的尼克尔森是船上最小的成员,他的叙述保持着一个迈到成人边缘、睁大了双眼的孩子的特色,也保持了一个寻找家庭温情的孤儿(两岁之前他就失去双亲)的特色。他最终开始用笔写下此事时,已经七十一岁,但是托马斯·尼克尔森仍然能够回忆起遥远的往事,就如发生在昨日一般。与其他生还者的交谈使他对往事记忆犹新。关于那次灾难,蔡斯的陈述当然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他的陈述第一次遭到了挑战,来自船上勤杂工的挑战。“埃塞克斯”号沉没一百八十年后,人们终于能够看到尼克尔森的记述。

我父亲托马斯·菲尔布里克在匹兹堡大学当英语教授。他写过几本关于美国航海小说的书。我还小的时候,他经常在我们晚上睡觉前讲鲸攻击船只的故事。我的叔叔,已故的查尔斯·菲尔布里克,是1958年华莱士·斯蒂文斯诗歌奖的获得者。他写过一首五百行的关于“埃塞克斯”号的诗,诗标题为《痛苦之后》,于他过世



后的1976年出版。他在诗歌中激昂地写道：“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然而却遗忘了的过去。”十年后，时至1986年，我携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移家“埃塞克斯”号的母港南塔开特岛。

很快，我即发觉不只是欧文·蔡斯、赫尔曼·麦尔维尔、托马斯·尼克尔森以及查利叔叔写到过“埃塞克斯”号，还有南塔开特优秀的历史学家埃多德·斯塔克普尔，他于1993年谢世，而那时，我才开始自己的研究。此外《被鲸击溃：欧文·蔡斯和“埃塞克斯”号》（1981）的作者托马斯·赫夫南也是一位，他的这本研究性的书不可多得，在尼克尔森的手稿发现不久前问世。另外还有亨利·卡利斯尔引人入胜的小说《不幸的人》（1984），从船长乔治·波纳德的视角讲述了“埃塞克斯”号的故事。

在我阅读完那次海难的如许叙述之后，我仍然想知道更多。我不清楚为什么鲸会那样行动，饥饿和缺水对人的判断力产生怎样的影响，事发现场到底是一副怎样的场景。我沉浸在记叙这个地区其他捕鲸者经历的文本中；我阅读有关食人肉、苦海余生、饥饿、航海、海洋学中的心理和生理反应、抹香鲸的行为、船舶构造等所有知识，它们可以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这些人在宽广而无情的太平洋中的经历。

我发现，“埃塞克斯”号海难事件为麦尔维尔所提供的远远不只是一部最杰出的美国小说的结尾，同样还涉及了贯穿在《白鲸》全书中他所思考的问题：阶级、人种、领导权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次海难也给麦尔维尔提供了典型而真实的场景，构思中的“裴廓德”号从这里启航：一个曾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的小岛。1821年的南塔开特有着持续的鲸油需求，技术先进，对自己的前途有着虔诚的信念，预示着美国的道路。人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才过了一代多人，由于与鲸联系太过紧密，这个岛将会像“埃塞克斯”号那样崩溃，一败涂地。



“埃塞克斯”号船员表

船长

小乔治·波纳德

大副

欧文·蔡斯

二副

马休·乔伊

舵工

本杰明·劳伦斯 奥贝德·汉德里克斯

托马斯·查贝尔

管事

威廉·邦德

水手

欧文·科芬 伊萨克·科尔 亨利·戴维特 理查德·彼得森
查尔斯·拉姆斯戴尔 巴兹莱·雷 塞缪尔·里德 以赛亚·舍巴德
查尔斯·索特 劳森·托马斯 塞斯·威克斯
约瑟夫·威斯特 威廉·莱特

勤杂工

托马斯·尼克尔森



目 录

前言	1
“埃塞克斯”号船员表	1
第一章 南塔开特	1
第二章 初创	25
第三章 第一滴血	39
第四章 毁灭之火	52
第五章 攻击	65
第六章 计划	78
第七章 大海之中	89
第八章 静默	105
第九章 岛屿	116
第十章 必要性的低语	129
第十一章 机会的游戏	140
第十二章 在鹰的阴影下	152
第十三章 回家	163
第十四章 结局	177
尾声 骨头	198



第一章

南塔开特

他后来回忆道,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刻”——他第一次登上“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的时刻。他当时十四岁,长着宽阔的鼻子和一张开朗热切的脸。就像每个南塔开特男孩一样,他被教导要“热爱船(的各个部分)”。卸去了索具、被链条固定在码头边上的“埃塞克斯”号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好,然而,对于托马斯·尼克尔森来说,她是一只机遇之舟。经过了似乎是无止尽的等待之后,尼克尔森终于要出海了。

七月的烈日炙烤着她陈旧、浸透了油的肋骨,船舱里也犹如地狱一般闷热。但是尼克尔森探察到了每一个冷僻的角落,从堆在甲板上的鲸油提炼炉砖台到没有一丝光亮的空荡荡的舱室。在吱吱嘎嘎作响的分隔舱里,橡木和柏木散发出油脂、血腥、烟草色唾液、食物、盐、霉菌、柏油和烟气的臭味。“尽管她乌黑又丑陋,”尼克尔森写道,“但给一座宫殿我都不换。”

在1819年7月,“埃塞克斯”号是南塔开特作业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的七十多条捕鲸船之一。随着鲸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的衰退,南塔开特的村庄正在成为美国最富庶的城



镇之一。

平缓的山坡上满是房屋，山顶架着风车，还有教堂的塔式建筑，大约有七千多人居住在这里。有人说，这里有塞姆勒^①的优美和完备——对于大西洋中科德角^②南面离岸二十英里的一个岛屿来说，这显然是恭维。如果说山坡上的镇子散发出一种天堂般的宁静，那么山脚下的水滨则是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从长而低矮的货栈和制造绳索的狭长走道开始，四个基础坚实的码头伸出一百多米，直到港口。一般都有十五到二十只捕鲸船系缆于码头，或是抛锚在港口。在这些船边，有几十条小船，主要是单桅小帆船和纵帆船，为岛上来回运送货物。每个码头都摆满了锚、鲸油提炼锅、圆材，以及油桶，挤满了水手，搬运工人和工匠。被称为轻便马车的两轮马拉小车，不断地来来往往。

托马斯·尼克尔森对这种场景再熟悉不过。南塔开特的孩子们长久以来就把水滨作为他们的游戏场，划着朽旧的捕鲸小艇在港口进进出出，登上捕鲸船的索具。沿海岛屿居民都明白，这些孩童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少年，他们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注定要做海员……他们就像猴子一样爬上绳梯——还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若无其事地站在帆桁上”。“埃塞克斯”号也许是尼克尔森工作的第一条船，但他有生以来一直在为这次航行作准备。

还不止他一个，他的朋友巴兹莱·雷、欧文·科芬和查尔斯·拉姆斯戴尔都只在十五至十八岁之间，要一起跟随“埃塞克斯”号出海了。欧文·科芬是“埃塞克斯”号新船长的表弟，也许就是他带着他的三个朋友到了他的亲戚的船上。尼克尔森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

“埃塞克斯”号很旧了，八十七英尺长，排水量只有二百三十八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港市。

②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半岛。



陷阱中的饿极了的狗。

后来,获救者吃了一些食物,喝了点儿水(于是最终丢掉了骨头),其中的一个恢复了一点体力,向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捕鲸人最可怕的梦魇:一只远离陆地的小艇,上面没吃没喝,也许最糟糕的是,碰上了一头如同人一样怀着复仇心理的狡诈的大鲸。

尽管今天的人们已经淡忘“埃塞克斯”号捕鲸船被一头愤怒的鲸鱼撞沉的故事,然而那却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海难之一。几乎每一个美国儿童都会在课本里读到此事。正是这次海难给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灵感,写成了《白鲸》一书的高潮场面。

但船的沉没是麦尔维尔小说的结尾,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埃塞克斯”号来说,沉船只是一切苦难的开端。沉船似乎标志着一个恐怖的试验开始了:看一看在与桀骜不驯的海洋抗争时,人类这种动物究竟会如何表现。从被鲸鱼击毁的船上逃脱的二十个人中,只有八人生还。“道芬”号解救的两个人在太平洋中已经航行了将近四千五百海里——比威廉·布莱船长^①被“恩惠”号上的哗变者放逐后,依靠一只敞舱艇所作的史诗般的航行至少多出五百英里,比恩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② 同样出名的到南乔治亚岛^③ 的航行多出五倍。

在将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里,这次灾难大多是通过一百二十八页的《“埃塞克斯”号捕鲸船遇难记》为人们所知,书的作者是船上的大副欧文·蔡斯。其他生还者也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然而却无蔡斯的可信,也无蔡斯的全面。那本书是由人代笔而成,大副

① 威廉·布莱(1754—1817),英国海军将领,“恩惠”号船长,因苛待船员引起哗变。

② 恩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英国探险家,率队三次到南极探险。

③ 南乔治亚岛,在南大西洋南部,南极附近。



人,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最有学问的人对彗星的确凿知识都知之甚少。”

在码头上和船务办公室里,人们对这颗彗星则有更多的推测。整个春夏两季在新英格兰沿海来回游曳着一种被《新贝德福德信使报》描述为“不一般的海洋动物”——一条黑色的蛇,有马样的眼睛,五十英尺长的躯体如同一串水桶漂浮在海里。任何一个水手,特别是那些和尼克尔森一样年轻而易于受到外界影响的人,都肯定会产生疑虑,担心这是否是开始一次经过合恩角^①的航行的最佳时机,即使是一时的担心。

南塔开特人最有理由迷信。他们的生活由一种恐怖的不确定性——大海——操纵着。由于浅滩群不断推移,南塔开特港口的沙滩同样如此,进出岛屿的简单操作经常变得令人烦恼,有时带给海员们灾难性的教训。尤其在风暴最为猛烈的冬季,翻船事故几乎每周都有。很多无名海员的尸体被冲刷到了波浪拍打的岸边,人们就把他们埋葬在岛上。“南塔开特”在岛上原住民万帕诺亚格人的语言中意指“遥远的地方”,乃是一个沙土堆被日渐侵蚀到不可抗拒的大洋中。岛上的居民,即使是那些从未离开岛的人都知道,大海是残酷的。

始于1659年到达南塔开特的英国定居者深知海洋的危险性,他们不想做渔民,而希望像农夫和牧人那样,在这片草树丰茂、池塘散缀、没有狼群的月牙形土地上维持生计。然而随着牲畜群的增长,加上农场不断出现,使得这个岛屿有可能会变成狂风劲吹的荒地,所以南塔开特人无可避免地要走向海洋。

每年秋季,成百上千头露脊鲸出现在岛的南面,一直停留到来年早春。露脊鲸就像海中的牛群,吞进南塔开特岛外的海水,用它们总张开的嘴里浓密的鲸须盘过滤着海洋营养丰富的水面。当科

^① 合恩角是智利南部合恩岛的南角,是南美洲的最南端。



德角和长岛东部的英国定居者捕杀露脊鲸已经达几十年之久时，南塔开特还没有一个人有勇气乘船追逐鲸鱼。相反，他们将冲到岸边的鲸鱼留给万帕诺亚格人去收获。

1690年前后，一群南塔开特人站在山上，遥望着洋面，鲸鱼正在那儿喷水，互相嬉戏。他们中的一个人向着鲸群和远处的海洋点头示意。“那儿，”他宣称道，“是一片绿色的牧场，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在那儿谋生。”为了实现他的预言，在那之后不久，一个叫做伊卡伯德·帕多克的科德角人穿过南塔开特海湾，来到岛上，指导岛上的人学习捕杀鲸鱼的技术。

他们最初的船只有二十英尺长，从岛南面的海滩下海。典型的捕鲸小艇由五个万帕诺亚格人划手和一个白种南塔开特人舵桨手组成。一旦他们杀死了鲸鱼，就将之拖回海滩，剥下鲸脂炼成油。在十八世纪初，英裔南塔开特人已经建立了债务劳役制度，万帕诺亚格人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劳力。进入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岛上的这些土著人人超过了白人，没有他们，南塔开特永远也成为不了一个成功的捕鲸业港口。

1712年，一位叫胡塞的船长驾驶着一只小船，巡游在南塔开特南部沿岸一带捕杀露脊鲸时，被一阵巨大的北风吹到大海中。漂出了很多里之外，他见到了几头从来没有见过的鲸。这些鲸不像露脊鲸那样垂直喷水，而是向前喷。尽管风高浪急，胡塞还是尽力投出标枪，杀死了其中一头，它的血和油使海上风浪平息，就像《圣经》中说的那样。胡塞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头抹香鲸，就在几年前，有这样一种鲸被冲到了岛的西南边。抹香鲸不仅脂肪比露脊鲸高级，能炼出燃烧得更亮更洁净的油，而且它铁砧般的头颅里还有大量更好的油，叫做鲸脑，可从里面直接舀到油桶里。抹香鲸也许比露脊鲸游得更快，更具攻击性，但是价值却更大。不需要其他的理由，南塔开特人从此专意捕杀抹香鲸。很快他们便超过了大陆和长岛上的捕鲸业竞争对手。



到 1760 年,南塔开特人已经将当地的鲸捕杀光了。然而没关系——他们由此把单桅小帆捕鲸船造得更大,装备了砖砌炼锅,能够在外海炼油了。现在因为不需要将巨大的鲸脂运回港口,他们的船只便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营作。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南塔开特人已经到达过北极圈边缘、非洲西海岸和南美洲东海岸,向南直到福克兰群岛。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① 1775 年在向议会发表演讲时,将南塔开特岛上的居民视为一个新的美洲种群——一种“近来的人们”在捕鲸业方面的成功超过了欧洲积聚起来的所有财富。南塔开特人生活在一个岛屿上,他们到达大陆的距离与英国到法国的距离相同,从而产生了一种英国式的意识,认为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是具有特权的公民,即拉尔夫·沃多·爱默生所称呼的“南塔开特国”的公民。

在独立战争和 1812 年战争中,英国海军四处掳掠出海的船只,给捕鲸业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幸运的是,南塔开特人拥有足够的资金和世代相传的捕鲸专长,经受住了考验。到了 1819 年,南塔开特向前顺利开拓,作为冒险进入太平洋的捕鲸者,他们甚至超越了过去的光辉。但是进入太平洋捕杀抹香鲸也有不幸的负面影响。航程不再是过去惯常的九个月,两年和三年的航程成为常事。南塔开特捕鲸人和他们的家人从来没有这样长久地分开过。南塔开特人不再翘首岸边,等待岛上出外捕鲸的男人和孩子的归来。虽然南塔开特成为世界捕鲸业的中心,但是岛上却有不少居民从没见过鲸。

在 1819 年夏天,人们仍然在谈论着九年前岛北面出现的一群露脊鲸。捕鲸小艇迅速出发了。当两头鲸被杀死,拖回港口,人们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1775 年 3 月 22 日在英国议会宣读他的《对美洲殖民地抚慰书》,其中有赞扬捕鲸人的章节。